



张金泉◎著

The Depths of My Heart

—— *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Works*

我心深处

—— 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张金泉◎著

The Depths of My Heart

— *A Study of Doris Lessing's Works*

我心深处
——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深处: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张金泉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680-2021-3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莱辛,D. (1919—2013)-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5732 号

我心深处——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

张金泉 著

Wo Xin Shenchu——Duolisi · laixin Zuopin Yanjiu

策划编辑:刘平

责任编辑:刘平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何欢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75 插页:1

字数:223千字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歌唱的野草——《野草在歌唱》中女性主义视角下玛丽的命运	/11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形式下的现实主义——《喷泉池中的宝物》中女性主义题材及叙事风格评析	/23
第三章 苏珊之死——《去十九号房》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命运与反抗	/42
第四章 寻觅本真与自我——《吾友茱蒂斯》中走出困境的自由女性	/51
第五章 生命的互文——《老妇与猫》中象征性手法下的女性命运	/65
第六章 迷茫不再——《另外那个女人》中女性意识的回归之旅	/81
第七章 心灵之旅——《天黑前的夏天》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漫漫长路	/91
第八章 突破社会契约——《相互之间》叙事视角的运用和社会思考	/102
第九章 成长的代价——《海底隧洞》叙事特征分析	/112
第十章 都市的诱惑——《城市之路》中人物形象及两性关系探究	/134
第十一章 从爱的习惯到心的自由——《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中“我”的心理成长	/157
第十二章 内心的独白——《一封未投递的情书》中的“双性同体”观	/167

第十三章 不该发生的不伦之情——《祖母》的亲情、 友情与爱情的博弈	/181
--------------------------------------	------

参考文献	/194
------	------

绪 论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 20 世纪成就最大的女作家之一,是世界文坛的一棵常青树。她凭借自己非凡的创作实力和卓越的创作成就,得过无数的国际文学大奖:1954 年,她凭借短篇故事集《故事五篇》获得“毛姆短篇小说奖”;1976 年,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在法国荣获“普立克斯·麦迪逊奖”;1982 年,她荣膺澳大利亚“国家文学奖”和汉堡“文学与莎士比亚奖”;1985 年,她获得“史密斯文学奖”;1988 年,她获得意大利“蒙塔罗奖”。在多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她于 2007 年 88 岁高龄时获得该殊荣,最终实现了其获奖生涯的大满贯。

多丽丝·莱辛毕生勤奋,笔耕不辍。她的作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主题深刻,形式多变。自 1950 年,她以第一部作品《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步入文坛,并且一鸣惊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便从此开始。在之后的 60 余年里,莱辛先后完成了 25 部长篇小说、15 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 70 多篇短篇小说)、多部论文集、3 部戏剧、2 卷回忆录、1 部诗集、2 部歌剧和 7 部散文集,可以说是少见的高龄多产作家。她的作品题材丰富,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情感、婚姻等诸多领域;她的作品形式变幻多彩,包括小说、话剧、诗歌、散文、传记和其他纪实文学体裁。由此可见,“阅读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个多变的世界”。(Ann Blake, 2001)

一、作家论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年 10 月 22 日—2013 年 11 月 17 日)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被誉为“我们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2007 年 10 月 11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 200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英国女作家。诺贝尔奖委员会盛赞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女性经验的史诗作家,以其怀疑的态度、燃烧的热情和深刻的洞察力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

莱辛以一个激进的现实主义青年小说家的身份开始她的文学旅程,在喧哗的文学殿堂里烙刻下自己坚硬的足迹。她的文学活动始终围绕着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诸如殖民地的种族主义、妇女处境以及人类的未来,等等。从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和认识到,20 世纪一大半的时期,她的作品有一种态度和立场没有变,就是“那一代人对于社会持之以恒的关注”。同时莱辛认为,小说应该是反映社会紧迫问题的政治性文学形式,因此她的小说无不显示着她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并且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当代文坛,莱辛正是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对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深刻把握来彰显自己的创作特色。她的艺术风格独特多变,创作方法总的来说是现实主义,虽然其后期的文学创作在科幻小说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即便是她的科幻小说也是在影射现实,也仍然是以人类生存困境为中心题材,同样表现出了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广泛的进步意义。

(一)我心深处

1919 年 10 月 22 日,多丽丝·莱辛出生于波斯(现在的伊朗)卡曼沙,原名多丽丝·梅·泰勒。她的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是波斯帝国银行的职员,在一战期间瘸了一条腿;母亲莫德·希斯特·麦克维曾经做过护士。1925 年,希望得到发财致富的机会,莱辛全家迁居英国殖民地——非洲的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然而,这片广袤的非洲大地并没有给莱辛一家带来想象中的财富。起初他们以种植玉米为生,而后又种过烟草,最后其父设法去淘金,但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导致亏损严重,入不敷出。这一切都在莱辛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的莱辛只能与飞鸟和树木为伴,默默地观察这片非洲大地的自然万物,她的童年生活混杂了少量的快乐和大量的痛苦。仿效当时流行的育儿观念,莱辛的母亲在家里推行一套严苛的规矩和卫生要求,她把自己被冷酷继母养大的过程再现在莱辛身上。后来年仅 7 岁的莱辛又被母亲送进了一家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修女们动辄以地狱和惩戒一类的恐怖故事来吓唬学生。熬过 4 年可怕的时光后,莱辛又被送入索尔茨伯里(现在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尔)的一所女子学校,不过由于感染眼疾,她很快就退学了。退学时莱辛只有 13 岁,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然而,正是莱辛童年的困苦生活和非洲经历,为其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她曾自述:“我所熟悉的那些作家,或者我曾读到过他们生平事迹的作

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紧张压抑的童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必然是一种不幸福的童年生活,而是指那些孩子们很早就被迫获得了自我意识,不得不学会如何去观察成年人,去估量他们,去理解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与他们嘴里所说的显然有所不同。那些不断注意观察每一个人的孩子——他们已经获得了最佳的初步训练。”

这种在童年生活中逐渐培养的对周围环境的敏锐观察力,为莱辛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非洲的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莱辛的文学创作。她的很多作品就是以非洲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为中心主题,像《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的部分内容、《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玛萨·奎斯特》《一场合适的婚姻》《风暴余波》《死胡同》和《四门之城》,还有短篇小说《非洲短篇故事集》等非洲小说在莱辛漫长多产的创作生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立了莱辛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莱辛在学前就读过司各特、史蒂文森、吉卜林、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以及狄更斯的作品,可谓早慧。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她就曾提到:“我出生在非洲,那时家里有四间屋子,每一间的四壁都是书。我的父母从英国带来许多书,母亲还给她的孩子们从英国订购一些书。那些装在棕色包裹里的书是我儿时的快乐。”(多丽丝·莱辛,2007)可见,作家不会出自没有书的房子里,儿时广泛的阅读也为莱辛的创作生涯做好了准备。辍学后,莱辛靠坚持自学完成了教育,在此期间她开始大量阅读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她对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推崇至极,对他们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温暖、同情、人道和对人民的热爱”分外赞赏(李福祥,钟清兰,1994)。莱辛曾表白她创作的源泉:“对我来说,文学艺术的最高标准是19世纪的小说,是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大师的杰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Doris Lessing,1994)

从上述大师的杰作中,莱辛继承了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文学观,更具有了犀利的批判眼光,能够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来抓住本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就是莱辛追随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家,来展现本世纪中叶英国知识界的状况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的一次成功尝试。

15岁时莱辛就离开了家,开始外出工作,在萨里斯布利先后干过电话接线员、女裁缝、护理工等;她自学了打字和速记,成为罗德西亚议会秘书,从而拓宽了她的视野,加深了她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了解。19岁时,莱辛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法兰克·威斯丹,并且养育了两个孩子。婚后几年,莱辛一度觉得自己

受到了束缚,她不断地酗酒,与他人保持暧昧关系,却对丈夫很糟,她的婚姻难以维系,于是她选择了再次离开自己的家,结束了这段婚姻。这段时期的生活被再现于带有浓重自传性色彩的关于“玛莎·奎斯特”的系列小说第二部《正当的婚姻》中。不久之后,莱辛加入了萨里斯布利当地的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左派读书俱乐部,并在那里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受他的影响,莱辛越来越同情被压迫的人们,痛恨社会的不公正,并且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她还担任过南非共产党的喉舌——《卫报》的记者。莱辛早年从事的这些政治活动使她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到劳动阶层的人民,进而以更为严谨的批判与观察的态度去观察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系列的故事在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这部小说里都可以读到。这是虚构的小说,却是她生命的经历,所以显得格外地意味深长。

1949年,莱辛与第二任丈夫戈特弗里德离婚,恢复了英国国籍,她带着和戈特弗里德所生的儿子彼特和她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的手稿以及对伦敦生活的憧憬,预备去叩启英国文坛的大门。

(二)走在阴影中

1950年,莱辛的第一部作品《野草在歌唱》在伦敦正式出版。初入文坛,莱辛就一鸣惊人,她的作品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欢迎和一致好评。自此,莱辛的创作生涯真正步入正轨,她成为了职业作家。

在经历过非洲的苦难生活和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莱辛是带着对伦敦的美好憧憬回到故乡的。她曾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她刚到伦敦时的欣喜之情:“在高高的轮船甲板上,我抱起我的小儿子:‘看,那里就是伦敦。’港区:泥泞的小港湾、水道,灰蒙蒙的渐渐朽掉的木墙、房梁、起重机、纤夫,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如果没有战争,我早在几年之前就该开始我在伦敦的生活了……当我刚到伦敦时,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时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筑、公交车、街道……,在孩子最直观的感受中,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那么地亮,又那么地黑,充斥着各种味道,熙熙攘攘。”(多丽丝·莱辛,2008)

然而,融入伦敦的生活之后,经济上的窘迫,小说创作、出版的艰辛等现实问题将莱辛的美好憧憬渐渐打破。莱辛回忆自己初到伦敦的生活:“金钱总是那么拮据,每天为了生活费用而操心。每天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和应付工作中的琐碎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也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丽丝·莱辛,2008)

充满艰辛的生活打破了莱辛的归属感和对伦敦这个城市的美好向往,形成了孤寂感和不适应感,她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另外,在伦敦社会中莱辛以知识分子身份生活着,从而她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看待伦敦的。然而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特有的距离感,使她能敏锐地观察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所以她对生活中小事件细节的感受多于关注伦敦社会的宏大事件,对社会边缘小人物的同情多于对上流人物的关注。这些在莱辛的写作中都有体现:莱辛后期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伦敦,她总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感受的描写和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从细微处表现一种对生活的感受,体现人们的生活境况。在《又来了,爱情》中,莱辛通过描写生活在伦敦的老年人萨拉、青年人乔伊斯和中年人哈尔这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通过刻画萨拉的心理活动以及简单地对街道场景进行描述,来展示作者心目中的伦敦。在《简·萨默斯的日记》中,通过对老年妇女莫德、中年妇女简、年轻少女吉尔生活的描绘,展示了伦敦不同年龄阶段女性的不同生活心境以及她们的真实生存境况。《浮世畸零人》中通过主人公班在世事中的经历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向我们展示了伦敦鲜为人知的一面——在伦敦的繁华热闹中,社会上同时也充斥着堕落、无情、悲惨的人和事。

20世纪50年代,莱辛的作品始终销量平平,直到1962年她的《金色笔记》问世,才为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女权主义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这部反映女性社会生活,描绘两性性别战争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得了风气之先。《金色笔记》以小说的形式探讨了在英国独立生活的一位女作家安娜·沃尔夫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婚姻、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描述女主人公安娜在面对现实多种挑战时的奋勇拼搏,启发了一代女性对自身的思考,因而被看做是“女性主义案例讲义和《圣经》”,成为了莱辛的代表作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所面临的困境和命运是现实存在的,而心理体验却是作家个人的,是莱辛给予的。实际上,该书就是莱辛自身的婚姻生活、政治活动、文学创作等因素在小说世界里的投影,是莱辛试图用小说艺术来表现在那个混乱、迷惘而多变的时代背景下自己所面临的种种社会困境,进而投射整个西方社会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莱辛开始对当代心理学感兴趣,并经历过荣格的心理治疗;到70年代,莱辛又深受伊斯兰教传统的苏菲主义(又称神秘主义)吸引,甚至亲身去尝试数日不眠不食而陷入狂乱的滋味,并将切肤的感受融入到文字中。20世纪的重要学术思想,如弗洛伊德心理学、荣格集体无意识、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等,都不时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中。80年代初期,在伦敦生活了将近20

年的莱辛将创作视野逐渐从非洲背景中拔出来,开始关注处于冷战危机下的整个人类世界,其作品主题和创作风格也随之改变。她担忧细菌战、核战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人类将遭到全球性的大灾难,进而将创作转向当时非常流行的科幻小说,把幻想小说、传奇故事、科学幻想和太空小说的成分全部放进自己的作品中。1979年至1983年间她创作了系列科幻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该小说通过叙述人类世界一步步走向污染、战争、灾荒、饥饿和毁灭的全过程,进而审视整个分崩离析的现实人类社会,展示出了莱辛对人类未来命运的预测与忧思。

在其晚年,莱辛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回忆录的写作上。莱辛共创作两部回忆录,《我心深处》和《走在阴影中》分别出版于1994年和1997年。她的好友,同是诺贝尔获奖作家库切说:“莱辛的确花了许多时间在政治上,也花了几乎相同的时间在与文学界和戏剧界人士的交往上,这些人走过她的生命,有些人已经不再那么有名。作为一个在民众中和政治上都存在敌人的作家,莱辛承认她钦佩那些不写回忆录而选择保持沉默的人。那为什么她自己要写自传呢?她的回答是坦诚的:‘为了自卫。’她说,‘写作自传是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也许正如莱辛所说,“人们总可以从阅读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Doris Lessing, 1994)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在写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小说也多用第一人称“我”,通过阅读她的作品,我们总能触碰到莱辛的传奇人生。

多丽丝·莱辛出身英国家庭,却生长于贫困的非洲,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自小就养成了执拗敏感的个性。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和早年参加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影响,她的文学信念和文学创作总是包含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其文化人格是真诚、直率、追求自我,艺术风格则表现为描写细腻且故事生动、文笔简练而内涵深厚。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莱辛终身的艺术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关注更是莱辛不变的创作使命。

二、作品论

多丽丝·莱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25部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70多篇短篇小说)、多部论文集、3部戏剧、2卷回忆录、1部诗集、2部歌剧和7部散文集。她的作品题材丰富,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情感、婚姻等诸多领域;她的作品形式变幻多彩,包括小说、话剧、诗歌、散

文、传记和其他纪实文学体裁。

关于多丽丝·莱辛小说创作的阶段划分众说纷纭,而占主导地位的就属“三分法”和“四分法”,即李福祥和钟清兰(1994)在《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中,基于莱辛创作的基本特征,将其文学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瞿世镜(2007)则在其小说《又来了,爱情》(*Love, Again*, 1995)的序言《人道主义者莱辛》中采用“四分法”,把莱辛的小说创作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实际上,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不过是标示出莱辛创作的一个大致的发展过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节以莱辛的代表作品为对象,根据作品的文化思想含量和艺术创新价值,将莱辛的创作分为早期(1950—1961)、中期(1962—1974)和后期(1979以后)三个时期。

本节将分别论述莱辛三个时期的不同创作,梳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其各自的艺术得失。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以文知人,人文互证,探析作家的文学追求和整体艺术特征,并对重要的文学作品做出评价。透过多丽丝·莱辛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状态和生存状态。

(一) 早期作品

莱辛自1950年到1961年间,继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在英国文坛一举成名之后,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包括《这是老酋长的土地》《玛莎·奎斯特》《故事五篇》《恰当的婚姻》《回归纯真》《重返故乡》《爱的习惯》和《暴风雨掀起的涟漪》。其中,长篇小说《玛莎·奎斯特》《恰当的婚姻》和《暴风雨掀起的涟漪》构成了莱辛的总题名为《暴力的孩子们》这个五部曲的前三部。除了小说创作之外,莱辛还在诗歌、戏剧等方面有所建树,发表了诗集《十四首诗》、纪实作品《追随英国人》和《多林格先生》等4部剧作品。莱辛这一时期的创作无论是在思想意蕴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表现着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作品都与殖民时代的非洲密切联系,以社会政治斗争为主要题材;创新方面更多地处于探索阶段,偶有亮点出现,如《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系列。

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野草在歌唱》中,莱辛讲述了一场发生在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男佣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黑与白的对比,男与女的差距,主人与奴隶的隔阂,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故事,让莱辛在英国文坛的首次登场就显得格外高远不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从全新的穷苦白人角度,探讨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在非洲给白人和黑人带来的痛苦,同时也深刻地告诉人们“殖民主义不仅是奴役黑人的残酷枷锁,同时也是殖民主义者自掘的坟墓;它是

历史发展的逆动,最终必然被历史所摒弃。”(Paul, 1975)这些在当时是极具挑战性的。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称这部作品是“令人惊讶的完美的开始”。如果说《野草在歌唱》帮助莱辛打开了英国文坛的大门,那么《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则为莱辛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部系列小说以诚实而冷静的笔触记述了1952年到1969年间,一名在殖民主义时期非洲长大的白人女青年玛莎·奎斯特,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历经曲折坎坷的人生求索。小说运用细腻而深情笔法再现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表现女主人公在个人生活与政治斗争之间的矛盾挣扎,作为女性个体在男权社会中的艰难生存,揭示了殖民主义的丑与恶,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

莱辛早期的小说有深刻的自传体印记,很多内容都来自于她在非洲的亲身经历。根据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对政治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严肃关注,莱辛在自己的小说里描写了文化的冲突、种族的不平等、歧视现象、个人意识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她于这一时期出版的以非洲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既谴责了白人殖民者剥夺非洲黑人的家园,也揭示了白人文化在非洲南部的贫乏。1956年,因为莱辛在作品中的大胆披露,她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同时被宣布为“禁止入境的外国人”。

(二) 中期作品

从1962到1974年,多丽丝·莱辛的创作被视为中期艺术实践,而这一时期也是其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在此期间,莱辛成功地奉献给了广大读者一部“扛鼎之作”——《金色笔记》,还创作了被其称为“预言小说”的《四门城》,为系列小说《暴力的孩子们》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除了继续演练长篇小说之外,莱辛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更是佳作连篇,她一共创作了7部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非洲故事集》《特别的猫》《简述下地狱》《杰克·奥尼克的诱惑和其他故事》《天黑前的夏天》和《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录》。

经过20余年的创作实践,莱辛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获得了深厚的艺术体验。在创作思想上,她突破了早期以政治意识形态观察生活的狭窄领域,以广阔的文化视镜及现代意识,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探索着人性的、道德的、人类命运的深刻文学命题。在艺术表现上,她开始有意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单一模式,融贯多元的创作技巧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一时期她的文学作品蕴涵更见浑厚丰饶,意境更显纵深宏阔。

本阶段莱辛的《金色笔记》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从探索走向成熟,并且确立

了她在世界文坛上当代重要作家的地位。《金色笔记》主要讲述两个离异后的女人安娜和莫莉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始梦想和寻求自由生活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精妙的结构设计,本书由穿插其中的黑、红、黄、蓝4种笔记,和最后的独立部分“金色笔记”组合而成,且每一种笔记都记录了女主人公安娜的不同人生经历:黑色笔记记录的是安娜的早期非洲经历,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记录的是安娜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情况,表现了她对共产主义情感的变化过程;黄色笔记则是在讲述安娜创作的小说主人公艾拉的爱情故事,而艾拉就是安娜在小说世界中的另一个自己;蓝色笔记就是安娜用以记录现实生活的日记。这4本笔记分别表现了人物不同的精神侧面,而最后出现的金色笔记则是安娜对自我的理性思索,实现了自我的完整。这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设计不仅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多重自我,呈现出一个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还展现了知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当然,最后金色笔记的出现正是告诉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应该全力以赴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因此《金色笔记》常常被评论者视为早期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

莱辛在这部小说中有意打破以往的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传统写作方法,采用一种迷宫般的结构形式和包罗万象的主题,正是这种多重结构与其多重主题的完美组合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注意,获得了广泛的好评。《金色笔记》在写作手法上的尝试和创新使其脱离了单纯的现实主义小说层面,带上了几分后现代作品的精神特质。

(三)后期作品

1979年以后的这段时间是已经步入晚年的莱辛的又一次创作高峰期,这棵文坛常青树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时期,莱辛出其不意地走上了一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其主要文学成就是“太空小说”。70年代末,莱辛陆续完成了以外层空间为背景,总题名为《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的太空系列小说,包括《关于沦为殖民地的五号行星——什卡斯塔》《第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天狼星实验》《行星八号之代表构成》和《有关驻沃利恩帝国感情用事的联络员的文件》。她的“太空小说”中饱含了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焦虑与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所以,我们也将莱辛的后期文学创作阶段命名为“太空小说创作阶段”。

莱辛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变革得益于思想方面的扩展,她先后接触了共产主

义、弗洛伊德心理学、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莱因疯癫政治学、神秘主义和新物理学。正是这些学术思想极大地开阔了莱辛的创作视野,使她从现实主义创作中走出来,开始以远距离的超然的视角进行写作,从而赢得了更为宽广、自由的创作空间。太空系列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不同于莱辛之前发表的作品,它们是围绕广袤无垠的外层空间展开的,从宇宙空间的不同视角来观察地球,通过解读大量关于宇宙历史的文件档案,讲述了巨大的银河星系中各个行星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地球由污染、战乱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全部历史过程,从而体现了对地球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太空小说”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和创作模式,正如布瑞格(Peter Brigg, 2002)所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五部曲显示出莱辛已经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松散地将一系列多变的实验糅合在万花筒般的蒙太奇手法中。这种方法足以再现她用以刻画当代人类状态所采用的多变且深刻的多种方法。”

2007年,莱辛的长篇小说《裂缝》(*The Cleft*)出版,这位文坛老祖母再一次展现了她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小说仍然采用科幻小说的模式,借一位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述了一个在史前没有男人的世界里,女性独立生存的故事。然而,莱辛再次让人们大吃一惊,《裂缝》突破过去小说一贯的女性立场,刻画的史前女人都慵懒自大,而后来出现的男人却是爱冒险的改革者。这就是多丽丝·莱辛,“她总是不断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读者们无从预料她下一部作品可能是什么模样”。(瞿世镜, 2007)

莱辛的创作主题多元,内容涉及种族、文化、政治、社会、婚姻、科技等多个方面,可谓无所不包,无论是聚焦于当代现实社会生活,还是以个人的体验或外太空的科幻世界为题材,她所有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从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到成名作《金色笔记》,从成绩斐然的多部短篇小说集到晚年创作的系列太空科幻小说,她的作品一直都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关注个体的人,特别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处境,也关注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风貌及长远未来。由此可知,多丽丝·莱辛的创作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又对现实社会生活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歌唱的野草

——《野草在歌唱》中女性主义 视角下玛丽的命运

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发表后，立刻引来诸多评论家的兴趣与关注。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塑造出玛丽·特纳这一因深受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体制压抑与婚姻不幸等多重压迫而最终走向疯狂的女性形象。玛丽·特纳是支撑整个小说文本的主体，莱辛以玛丽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活动为媒介，向人们呈现出一方女性的自我天地，刻画出女性眼中的世界形态。

《野草在歌唱》以主人公玛丽·特纳悲剧的一生为线索，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直观地展现了致使玛丽逐渐走向疯狂的各方面因素。

玛丽是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白人女性，年幼的玛丽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父母关系恶劣、冷淡，由于家庭贫困，哥哥、姐姐相继去世，母亲最终在生活重压中郁郁而终。成年后的玛丽在城市工作，将童年的阴影抛到脑后，过着自在的城市独身女性的生活。她住在单身女性居住的女子俱乐部中，周围有着许多亲近但并不交心的朋友。玛丽在内心深处对恋爱、婚姻一类问题保持厌恶态度，从不将自己投入这种关系之中，这种单身生活在玛丽 30 岁后被迫中止。玛丽无意间听见好友在背后对她的婚姻问题议论纷纷，从此陷入莫名的焦躁中，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了怀疑。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玛丽同相识不久的贫穷农场主迪克结婚，跟随迪克住到了草原上铁皮屋顶的小房子里。婚后的玛丽渐渐感到了生活的空虚与单调。贫穷的生活、燥热的生活环境使得玛丽不堪忍受，夫妻俩对于人际交往的忽略使得玛丽渐渐遭到邻里的排斥，终于，玛丽决心离家出走，回到城市，继续她结婚以前的生活。然而回到城市的玛丽发现，城市中早已没有了她的位置，无奈的她再次回到农场。玛丽向迪克指明了他农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强迫他种植烟草，以改变家庭拮据的现状，但烟草种植最终也以失

败告终,玛丽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落空了。这时,黑奴摩西出现在早已变得沉默寡言、憔悴不堪的玛丽的生活中,其温和稳定的性情、强壮的男性体魄吸引了玛丽,玛丽陷入了情感与理智的撕扯中,陷入了精神分裂。当迪克的农场被迫转让给邻居查理时,玛丽与摩西的关系被白人青年托尼发现,玛丽在托尼的影响下,将摩西赶了出去,最终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死在前来复仇的摩西的刀下。

小说以非洲为背景,刻画了玛丽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毁灭的过程,体现了莱辛对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的思考,同时这一作品也展现了莱辛对于殖民主义的不满与对种族歧视的讽刺。小说的主体氛围是压抑的、郁闷的,然而我们从作品人物为追求生存的希望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与尝试,对既有体制本能做出的一系列反抗行为中,能体会到作品对于平等、理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呼唤。

一、最初的男性形象——父亲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指出:“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自性”以及“阴影”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最主要的几种原型。其中“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则象征着女性内在的男性成分。对女性而言,其阿尼姆斯的第一个投射对象往往是其一生中最早接触的男性形象——父亲。“父亲由于是女孩最早接触到的男性而常常成为女孩的阿尼姆斯的化身,阿尼姆斯基本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而成形的。父亲把不可争议的、雄辩的‘真实’信念赋予他女儿的阿尼姆斯——一些从未真实反映出该女人本人真正情况的信念。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如果父亲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那么其阿尼姆斯就被内化为自己‘白马王子’的形象。由此可知,不同女性的阿尼姆斯也是不同的。此外,女人可能把阿尼姆斯投射到一个或某几个男人身上,这将引发出与男人面对阿尼玛时类似的困境。”(贾晓娜,范红霞,2010)这影响着女性成长后的处事方式、行为模式以及选择异性交往对象的准则。一方面,女性会袭用父亲的某些行为方式或处事风格,其现实表现形式则是女性在社会工作的某些场合表示出的强势、刚烈的一面,体现出一种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气质特色;另一方面,在女性同男性交往的过程中,女性会将自身的阿尼姆斯投射到一个或几个男人身上——许多女性会被与父亲有相同特质的男性吸引,而这种特质并不总是正面的、强大的。由此,父亲形象得以通过阿尼